



ヤ 10
934
20



門 10
號 934
卷 20

弦雪居重訂遵生八牋卷之十九

景陵鍾 惺伯敬父較閱

塵外遐舉牋

高子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指遁世無悶。而獨善其身者也。士君子不得志于兼濟。當堅貞以全吾形。保其餘年。而林臯自足。邁德弘道。而不受塵鞅。以樂其志。外是則涇涇以類。沽名鬻器。

焉。心將安所用哉。故余生平景仰峻德高風。神交心與。而夢寐不置者。上錄人外高隱。凡百人焉。意取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去危以圖其安。或曲避以守其道。或庇物以全其清。或俗避喧。或審時斂跡。大或輕天下而細萬物。小或安苦節而甘賤貧。扇箕山之風。鼓洪厓之志。侃侃高論。風教後人者。咸錄以尚友。千古俾後之隱草莽者。當知甘心畎畝而道下。可以斯須去身。憔悴江潭而行。不可使靡焉。同俗。杖履山水。歌咏琴書。放浪形骸。狎玩魚鳥。出雖局於一時。而處則蹈彼千仞。如是則心無所營。而神清氣朗。物無容擾。而志逸身閒。養壽怡生。道豈外是。余錄是編。而牋曰塵外遐舉。

披衣

余錄雖始自披衣。如高士傳名次其中。增損更多。悉從諸史。并雜集彙選。參入。然非道德貞結。言行卓絕。玉輝冰潔。嶽峙川渟者。悉不錄。觀者當自得之。

披衣。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

缺問道乎披衣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瞻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披衣大悅行歌去之曰形若稿骸心若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歿齟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蚶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

邊生八片 卷十九
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歿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饜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

通鑑卷之九 卷十九 四
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醢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子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去，入溪山，不知其處。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

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

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備得老聃之道。遂卜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風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著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

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行歌乎。林曰。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

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禍祿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時荷蕢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涇涇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

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
木自冠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
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楚
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
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
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
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
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
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維器變名易姓游
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
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與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
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曳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
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

選生八歲 卷十九
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

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

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遊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于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大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于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

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
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
老商始一解言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
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引吾並
席而坐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
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
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
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
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
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
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
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
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
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

意號曰列子。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
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
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筭
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
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
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
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綉
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
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滄清
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
起等居于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
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
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

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
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
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
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
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
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
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問子思而
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
君莫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汲亦願
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
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
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
潛竟終身不屈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
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

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寡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蠹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繡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息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項

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
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
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
醉何不備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
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
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溪山自閑匿人莫知焉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
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脩道
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
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
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
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
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
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言定漢位，卽皇帝位。博士叔孫通自徵魯諸生，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死

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公。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視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披鍤。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讐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劉麟之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

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諸家
君。冲聞大媿。乃造其父麟之。被短褐與冲。語言
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代之
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為
長史。固辭。

江上漁父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奔吳急。乃渡之胥
既渡。解劍值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
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一笑刺舟而去。

安丘望之

望之少恬靜。不求仕進。號安丘丈人。成帝欲見
不得。以其道德深重。常師事焉。望之不以見重
為高。日愈損退。為巫醫于民間。著老子章句。

胡宿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懇。出
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
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
已俟命。毋為造物所囑。

選生八片 卷十九 三三
朱桃椎成都人。淡薄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履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履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

朱桃椎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儻石無儲。與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爲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卽投之於湖。

杜林

杜林字伯山。博治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第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第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管寧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

者過歆棄書遠往觀之。寧恥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畏藏光。喜遯。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趙抃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鍊。向御史。初任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琴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隱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

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克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克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爲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克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克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元德秀

德秀號魯山房。瑄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天下高其行。緗帙滿架。柴車而行。卒惟枕履。簞瓢而已。生六十未嘗見女色焉。

裴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餽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裴坦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

持去曰。殃我家矣。

顏含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裴萬頃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

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范式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二人相友善。劭卒。式夢劭呼曰。巨卿。言以某日某時死矣。子能為我一及于葬乎。式即馳赴。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前。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郭延卿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于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陶尊果菽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爲滿引不辭旣而更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于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葦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

爲何等物也。嘆息累日不止。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於所山遷旣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其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愆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所所人立祠號曰所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

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微得膏。嘗分肉與有親者。食亦婦居數歲。乃至長安。愛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收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脩節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

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强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仁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脩

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斂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王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于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旣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

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
而後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臥所
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
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
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
下汝邪于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
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瀬焉建武
十七年侯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
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
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
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覺
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

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
火延及他舍鴻乃尋所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
償之其主猶以爲少及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
隣家耆老見鴻非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
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家鴻不受而去歸
鄉里執家慕其高節乃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
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
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求
禍之人可與俱隱淡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
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
隱居之服乃更爲四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
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
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
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
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
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
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廡

下爲人質春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烏嚶嚶兮友之期念高于兮僕懷恩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難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避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運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

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知之欲奏殺亭長康曰老子與之非奪也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去以壽考終。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採藥。自建業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為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于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緩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為群。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

曹所以榮祿人者。已于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

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豎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遁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役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採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夏。穉旣聞。卽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爵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筭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治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眾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為父報讐。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歿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

內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卽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而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閔

袁閔。字百用。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

客。旦暮於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歿。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纔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

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為犍為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况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遁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於家。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解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請進設几杖之禮。以付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嘆

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

袒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迂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怵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持酒具于半道栗里。

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至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弥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送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宗炳

字少文。南陽人也。武帝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凡減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閉居無事。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

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之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遐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此遂停三載法崇薨曰緝想

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叅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時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

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
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
恒以菘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
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
白日不覺爲遠矣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
額聳耳右膝有數寸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
卷一事不知以爲沃恥善琴棋工草隸朝請雖

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
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求明十年脫朝
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
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之需景
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末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
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
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
吹笙而已物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

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劑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冊法式。其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卒年八十五。謚貞白先生。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刺史王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始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田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糶糶。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來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

聞甚平。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人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犢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鷓一隻。巢其庭樹。馴獬欄。廡時至。儿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于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次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竟不知其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交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于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前後辟舉皆不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

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外黃令高顧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元康八年卒。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

惟錢而已。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褻不仕。莫知所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齋家。游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賈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溫嶠嘗問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一旦忽求還山。及

翟莊

翟莊字祖休。尋陽人。少以孝友著名。耕而後食。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吾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草門。命徵並不就卒。

宋繼

宋繼字令艾敦煌人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
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
辟命時太守楊宜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
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
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鑼鼓造焉繼高樓重
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
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
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學
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卒謚曰玄虛先生。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
未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
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
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
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績之任以醉失職鄉
人斫之斫居拆反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

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撫部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反。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幣。鳳臆。幣古伯反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歿。一者垂頭昂尾。駝頸貉膝。蹠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靜處如此。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思邈於陰陽推步。鑿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鑿愈疾。奈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霜。雲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寐。覺古孝反吐納往來。流為榮衛。彰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

夫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瘤音留贅之音反陷為

離疽。奔則喘乏。渴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

亦然。五緯縮贏。宇彗飛流。其危證也。寒暑不時

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

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高

懸導以藥石。救以砭劑。夜甫藥反聖人和以至德。輔

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炤隣

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

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

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

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

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

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士無畏。則簡

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

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

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

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
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
者○不○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卒○年○百○歲○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人。未微時高宗初補太學生。罷歸入

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居許由
塚旁。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
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謂曰。先生此
世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呼光煙霞痼疾者

也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誼。性高鯁。不耐沉浮
於時。去居嵩山。玄宗遣使召見。與語甚悅。敕待
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溪於道者
無如老子五子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
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
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
之。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大曆中卒。

潘師正

潘師正。貝州人。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謚體玄先生。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山在會稽不

出。睿宗召至。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卒年八十九。

杜生五郎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五里。惟屋兩間。其前空地丈

道生八卷 卷十九 三一
餘杜生不出籬門以三十年矣黎陽尉曾訪之
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
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于時偶不出耳問其
為生曰日惟與人釋日及賣一藥以供饋粥後
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平
日何所為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
曾觀淨名經愛其議論今以忘之并書亦不知
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清簡有道之士也盛
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榻然一榻而已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母夢楓
生腹上而產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
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諷者為
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
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
以生草椽棟不施所斧豹席櫻橋居句每垂釣
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
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閤

號回軒巷。先是門閭。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就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雪間。苕音條。雪音直。反。水名。在吳興。辨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砥筆輒成。甚。爾反。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漸。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上元初。肅宗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鍤。株刺無休時。株乎毛反或譏其勞。答曰。堯舜微瘠。微音眉。微。鰥垢。鵠貌。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又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蓆齋。束書茶灶。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自此清翁漁父

清音

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

至。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龜蒙卒。

徐則

徐則。東海人。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精于議論。聲擅都邑。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常服巾褐。又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食惟松水而已。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

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
召之。則謂門人曰。徐君之言信。而有徵。其後屍
解。柳詒讚之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
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留符告君。化杖
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據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茲雪居重訂遵生八牋卷十九終

